# 寻秦记之嬴盈篇

第一章

田猎会上项少龙收了花，与赢盈约定时间后分离，却又发现无所事事，开始乱逛。逛了一会儿不觉来到河边，

无意中发现了赢盈的营帐。虽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却还是走了过去，正要叫唤嬴盈时，又改变念头，暗暗横下了决

心要把她弄上手，不如就进去给她来个突袭，横竖她开放惯了，必不介意。那就可快刀斩乱麻把她得到。

项少龙正待入帐，却听到隐约呻吟声传出，眼光内移，只见管中邪和赢盈两人相拥被内，肢体交缠。嬴盈绝对

称得上是一个美女，身高一米七左右，正是绝佳的高度。

貌美无比不说，身材更是极棒，几乎是整个秦国贵族年轻人的梦中情人。说真的，这么搂着一个丰满而充满青

春活力的动人胴体，兼之阵阵幽香随着被窝的温热送入鼻中，若说不血脉贲涨，就是骗人的了。

项少龙心中怒火中烧，竟撞赢盈跟管中邪偷情，但偏是这种情况，特别使他容易燃起情欲之火。管中邪探手在

她背臀间来回爱抚。赢盈登时呼吸急促起来，水蛇般在他怀裹蠕动揉贴，更挑起管中邪的情欲火。管中邪的手扩大

了活动的范围，由她的大腿上移至俏脸，其中不可对人言的过程，令这对男女都生出既销魂又刺激的偷情滋味。

那春情勃动的女人一对歼手缠上了管的脖予，献上香吻。

项少龙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让管中邪得逞，想要上前，不知怎么挪不动脚。项少龙心中暗恨，若不是管中邪，现

在享受赢盈亲热的就该是自己……赢盈身子颤抖想要离开，不料忽然管中邪稳定有力的手探了过来，抓起她的柔荑，

反手把她搂紧，在她雪白的胸脯捏了一把，接着响起赢盈的抗议咕哝，旋又被亲嘴的声音代替。

这女的显在动情时刻，只象征式挣扎了两下，便主动吻上她丰润的樱唇，热烈地反应着，享受着肉欲上的刺激，

片晌后两人在温暖的绣被内拥个结实。赢盈身材丰满，但对男女间事却少有经验，这刻给激起了欲火，亦一发不可

收拾，一对手随着在她身上摸索起来，展开挑情手段。赢盈登时呼吸急速，身子变得又软又热，娇吟一声，瞠道：

「来吧！」不待说完，香风随来，一个火辣辣的动人恫体八爪鱼般将管中邪缠个结实。借着火光，定可看出她霞烧

玉颊的风姿。

项少龙发现赢盈的外衣出奇地单薄，温暖滑腻的大腿更是结实丰浦，更显得人比花娇，媚艳无匹。在指尖的采

索下，动作反应像火般炽烈，身体不住在管中邪怀裹蠕动揉艰，不断抚摸他的项背，口中发出使人魂销魄荡的娇吟

声，谁都知道她渴求的是什么。尤其她明知他非是正在等待的情郎，仍然表现得如此放浪，可见她对男女之事相当

随便。

管中邪不再客气，放心享受与她抵死缠绵的乐趣。赢盈站起来，快速脱掉衣服，扑下来时成了一个光滑温暖的

胴体，项少龙惊奇地发觉自己有了强烈的反应。

管中邪一个翻身，半抱半压的把赢盈搂着，把她压在体下，贪婪地吻她的香唇，直至她咿唔娇喘时，才放开她，

眼光放肆地落到她不住起伏耸动的美丽胸脯上，道：「喜欢吗！」赢盈给他吻得娇体发软，娇媚横生的扭动着娇躯

呢声道：「今晚让人家陪你好吗？人家给你搅得身子都滚热了。」管中邪听了，掀掉被子，赢盈赤身裸体地躺在床

上，张开修长玉腿，咕哝了一声，媚眼半张、双颊粉红地娇吟着，摆动纤腰，集中精神去享受男女间肉体接触的欢

乐，帐内一时春色无边。

项少龙瞪大了眼睛盯着如此美艳不可方物的佳人，更感体火难继，一时间心里更是蠢蠢欲动，有一种要把她按

到床上恣意挞伐的冲动……赢盈气质虽及不上纪嫣然，却也所差无几，而且青春年少，方在妙龄，无论那一点都是

教人情难自禁的惹火尤物，最引人是赢盈那饱满玲珑的肉体，正散发着迷人的青春活力，赤裸的曲线无限美好的上

身、高耸的酥胸，在朦胧的灯火中，勾画出无比动人的轮廓。

最要命是她有点紧张的急促呼吸着，使上身丰满的肌肉微微颤动，更形成了使任何男人魂为之销的诱惑节奏。

难怪管中邪拚死都要勾搭上她了。项少龙看得馋涎欲滴，看着赢盈淫荡风骚，瞪了眼她高耸的酥胸，动人的肉体，

心中一热，差点要扑上去大快朵颐。赢盈感到了管中邪眼光的火热，含羞答答垂下嫩首。管中邪见此，凑到她耳边

道：「让我来把嬴小姐伺候舒服吧！」说完，大手探向那圆鼓鼓，热呼呼的令人迷醉的高峰，大嘴吻住她香甜的樱

唇。

赢盈听了如此情话，心头一动，身体在管的抚摸下亦热烈的反应起来，小嘴里不停的发出诱人的呻吟，飘满了

整个帐子，并透过穿过帐门，传到了项少龙耳里。这呻吟声对项少龙来说更像催化剂，要不是意志坚强，就要把持

不住自己……赢盈显然还没有尝试过如此热烈的爱抚方式，更感到与管中邪接触的地方一股股说不清滋味的热流传

入体内，娇躯颤抖，呻吟吁吁。直到两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的时候，管中邪才离开她的嘴唇，双手绕过她的玉臂，紧

搂着她。赢盈娇媚的白了他一眼道：「只是接吻已经如此消魂了，人家真是期待等会交欢的滋味，中邪啊，快要了

人家好吗？时间可不多哩。」管中邪知道赢盈与项少龙之约，闻此语眼中杀气具现，他带点报复意味地使出手力来

按，赢盈反而闭着眼睛，呻吟又重一些。管中邪被诱惑的有点愤怒了，加重力道，开始使劲揉弄她的乳房，手也伸

进她的下身用力揉弄她的阴部，赢盈感觉到有点不对：「中邪，你要干什么？轻点啊！」「我要干得你下不了床！」

管中邪发恨道，然后不顾她的挣扎，将赢盈的双腿象一个大字一样使劲分开用胳臂压在身体两边让她的屁股半抬起

来，这样赢盈的阴部就充分暴露在他的面前：她的阴阜丰满鼓凸，上面的阴毛漆黑油亮，长得非常浓密，向下围绕

着阴道口呈现出一个环形最后汇集到肛门，肉感很强的下身丰满白嫩，两片粉红色的肥厚小阴唇整齐的汇集在中间，

阴蒂延伸鼓起粗细一条如婴儿小手指般，蒂头如小蚕豆般大小鼓凸发亮。从她的下身看一定是一个欲望极其强烈的

女人。和她做爱是最为疯狂刺激的。

「不许这样，再这样我要叫侍女了。」赢盈一边挣扎一边喊道。

「哈哈，你叫吧！」管中邪戏谑的说道，更加使劲按住她，同时用手掌向她的丰满白嫩的阴部正中猛拍了几巴

掌，随着几声清响，赢盈浑身一哆嗦，闷哼几声，紧绷的身体放松了，管中邪不待她出声就迅速将两根手指插入她

已经水流不断的阴道里，双腿使劲卡住她雪白浑圆的两条大腿，开始猛力抽插。就算赢盈已经人事，在疯狂猛烈的

抽插下，依然浑身抽搐，呻吟喘息，奋力挣扎着试图闪开，但被管中邪卡着双腿紧紧顶在床边动弹不得，只得出声

哀求：「等一下啊，好麻啊，受不了了。」管中邪并不放过她，抽出手指，将赢盈拖到地上翻过身子，将她爬伏在

榻边双腿分开落在地上，用双手紧紧抓住她丰满白嫩的大屁股，毫不客气，伸手在她白嫩的大屁股上狠狠的抽打着。

赢盈在屁股疼痛的刺激下，下身的痒麻反而感觉轻微了许多，双腿也老实了。管中邪不给她喘息的时机，再次将其

翻身躺在床边，双腿高举到空中，自己站在地上再次将手指插入赢盈的阴道里，嬴盈只要喊叫反抗，管中邪就猛烈

的抽打她的大腿，甚至抽打她丰满的乳房，直到她再次进入状态。经过数百下连续的猛烈抽插，赢盈终于承受不住

了，头脑发晕，眼睛发黑，身体抽搐着达到了高潮，浑身不住的哆嗦，全身如水洗一般瘫在榻上。除了呻吟哼哼，

连喊叫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

项少龙恶狠狠看着赢盈白嫩的屁股青一块、紫一块，乳房也都是红色的掌印，披头散发的样子，心里冷哼了一

声。管中邪也看到了赢盈的样子，心中发笑，但还是表现惶恐的作揖请罪。赢盈白了他一眼，躺在他的怀里，管中

邪搂着她丰满的身体，继续揉弄着她的大奶。赢盈体力也有点不支，闭上眼睛睡了过去。管中邪见状嘴角一动，铁

了心要耗尽赢盈体力，再加上欲火未消，又开始用手指开始抠弄赢盈的肉芽，手法熟练，随着他的玩弄，赢盈密穴

之中淫水也随之流出，阴蒂也肿了起来，管中邪见时机成熟抬起手狠狠照赢盈雪白的翘臀打去，丝毫没有放过赢盈

的想法。

「啪！」一声清脆之声，赢盈「呀！」得娇叫一声醒了过来，很配合的转过身子与管中邪激吻在一起，唇枪舌

战交换着彼此的唾液，管中邪的手也从大奶下滑到了大腿和屁股上，轻轻的抚摸着光滑的皮肤。此时赢盈的呼吸再

次变得沉重而急促起来，管中邪将她身子放平，嘴唇含住了小小的耳垂，时而用舌头舔舐着耳窝，听着赢盈在耳边

说着「不要」，双手却把管中邪抱得更紧，管中邪一路往下吻着，划过脖子，到达了两座山峰，轻轻的含着右边的

粉红一点，舌头环绕着圈点含吸咬，左手捏玩着左边的山峰，右手慢慢地往下方的芳草之地挺进。赢盈秀眉微皱「

嗯……啊……」的呻吟起来，下身已成一片汪洋。

听见赢盈的呼吸声越来越重。管中邪翻身上马，把赢盈骑在了身下，用手扶着胀得紫青的鸡巴，用手轻托着赢

盈的屁股，狠狠地坐下去。赢盈整个人如同受刺激一般的坐了起来，双手向后撑着管中邪的膝盖，用力地挣扎着，

呻吟道：

「啊……别……别这么用力，我受不了……」管中邪根本不加理会，变本加厉地大幅度抽插，连续几十个回合

下来不见衰减，不管赢盈是否能够习惯他的暴虐。帐内黑白的人影在交缠着，两人交合的地方早已经黏糊一片，每

一次起落都拉起大片的黏丝，赢盈的臀部上还挂着一些随着抽插喷溅而出的白色黏液，双腿之间也是一样。站在门

外看着这一幕的项少龙，心里不知名的滋味更甚，他强迫自己不要冲进去，怕自己克制不住会有如打开潘多拉的魔

盒般，一发不可收拾。

听着耳边不断传来可瑜尖细的娇啼，看着那趴在管中邪胯下不断挣扎和娇吟的雪白胴体，索性眼睛一闭，不去

理它。赢盈被插得浑身颤抖，眼泪都流了出来，半闭着眼睛仰起头呻吟着，一对丰硕的乳房被管中邪捏在手里任意

地玩弄掐按，嘴也是不是狠狠咬上一口。

「呜！哦！」赢盈在管中邪的刺激下，娇媚地浪叫起来，居然被激起性欲和知觉，乳房也因此高高地挺起，上

面布满了红色的手印和齿印，表情也从原来的痛苦变成舒缓，双眼迷离，双腿夹着管中邪的腰，挺着屁股，好让管

中邪能插得更深。营帐里充溢着淫荡的叫声：

「啊……再快点……好舒服……用力……啊……插到花心了……要坏了……受不了了……啊……用力……再干

深点……」管中邪粗大的阳具在赢盈阴道内不断耸动，赢盈再也受不了如此刺激，一丝不挂的玉体痉挛绷紧，「啊

————」立时娇啼出声，一双优美修长的雪白玉腿攸地在管中邪臀后盘起，将他紧紧夹在胯间，阴道花径中滚滚

阴精喷涌而出……她的第二次高潮终于来了。管中邪继续抽插一会，看赢盈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也不愿再忍，

狠命地将粗长梆硬的阳具直插入赢盈狭窄阴道的最深处，硕大的龟头撑挤开她娇嫩滑软的子宫口，将浓浊的阳精直

射入赢盈深遽的子宫内……完事后，两人相拥而卧，体肢交缠，享受着男女欢合后的融洽滋味，生殖器还纠缠在一

起舍不得分开。

项少龙见此，看管中邪的眼神里透出一股浓浓的杀意，随后重重咳了一声，走进营帐。管中邪由赤裸的嬴盈横

陈肉体上弹起，猛喝道：「谁？」嬴盈也骇然拥被坐了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像头受惊的小鸟儿，脸色却无法

掩饰地透着高潮后的红晕，露在被外的原本雪般晶莹白皙粉臂玉腿，青一道红一道的全是抓痕和赤印，高耸丰满的

双峰依然傲然挺立但却红紫交加，齿印密布。她的身体还在抽搐颤抖着，显然是刚刚才完成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下

体一片狼藉，从她的粉红色的小肉洞中慢慢地流出了大量白色的精液，顺着她的大腿向下流着，阴屄口还在一张一

合的收缩着。

第二章

项少龙看了赢盈一眼，惘然退出帐外。走了十多步，管中邪由后方追来，道：

「项兄，真不好意思，她说约了你在初更见面，却估不到你会早来了。」项少龙心知肚明他是拦腰杀入来破坏

自己和嬴盈的好事，更恨嬴盈受不住他的引诱，挡不住他的手段，潇洒一笑道：「害得管兄不能尽兴，还吓了一跳，

该我陪罪才对。」管中邪讶道：「秦女婚前都随便得很，项兄不会介意吧！」项少龙随口道：「管兄说笑了。」管

中邪欣然道：「那在下就先去见吕相了，告辞！」项少能见管中邪离开，准备赶回营帐去找娇妻一解郁闷，哪知待

要离开时，帐篷中裹闪出一人，却正是已经披上了一身白色轻纱的嬴盈！嬴盈扯住他衣袖，便把他拉往径水而去。

直至来到河旁一处疏林处，才放开了他，背转了身呜咽道：

「我知你定会看不起人家，怪赢盈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了。」淡淡的月光下，在青翠柳树的衬托下，刚刚高潮

过的赢盈更是清雅动人，小脸更是蕴含着淡淡的妩媚，轻纱掩体，却更显得嬴盈的身材窈窕动人。再加上项少龙个

头正处于嬴盈的上方，甚至都能清晰的看到嬴盈那挺拔傲人的胸部前面，那两颗殷红！虽然很愤怒这淫乱的女人刚

才的行径，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位秦国贵族的第一美少女，的确是个极品女人！

项少龙贪婪炽热的目光紧紧的盯着细腰，心头暗自想到，若是将这等小蛮腰搂进怀中，那会是何种享受？想着

想着竟然是兴奋得连呼吸都是变得急促起来。

恨不得马上将之夺入手中。很很的压在身下蹂躏奸淫一番！项少龙深吸一口气，走了上去，抓住她有若刀削的

香肩，把她轻轻扳转过来，按在一棵树身处，细察她如花的玉容，见她泪水珍珠串般一颗达一颗的滚下玉颊，微笑

善以衣袖为她拭泪道：「怎会怪你呢？男人可以风流，女人自亦可以风流，更何况你尚未与人定下名份，你大小姐

不是常说样样事都要胜过男人吗？为何在这一项上如此泄气。」赢盈一呆道：「你真的不怪责我？」项少龙的手由

她的纤腰落到了她的隆臀上，大力拍了两记，邪笑道：「人的身体最具奇怪，天生便很难拒绝挑逗引诱，一时冲动

下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但假若大小姐连那颗心都交给了管中邪，那我只会祝福你们，再不插身其中，以免招惹烦恼。」这一番确是肺

俯之言，他以前在二十一世纪时，那一个与他鬼混的女孩不是有过或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男朋友，那时的项少龙已

不计较。现在秦女又生性开放，他更不会计较了。当时虽很不舒服，那只是自然反应，过后早乎淡多了。

赢盈回复了生气，垂头道：「今晚人家本是一心等你来的，那知他却来了，糊裹糊涂的就和他好了。真对不起，

你真能不怪人家吗？」假若可以选择，项少龙怎都不想再有感情上的纠缠，但现在为了对付吕不韦和管中邪，却怎

都不该放弃赢盈，而且事实上他并不计较赢盈的私生活，俯头在她肤上香了一口，通：「我还是欢喜你刁蛮神气的

样儿，那才是赢大小姐的真正本色呢。」赢盈道：「可是我却觉得自己犯了错，我总是先认识你啊。那天见你在市

集惩治那些流氓后，便忘不了你，只是你太骄傲和不近人情吧了。唉，怎办才好呢？

若他再来找我，人家怕拒绝不了他哩。你可帮我吗？」项少龙心中暗叹，知道管中邪目的已遂，凭手段征服了

赢盈的肉体，使她生出抗拒不了他的感觉，假若怀了孕，更是只好嫁入他管家了。唯一的方法，自然是在男女情欲

上予赢盈同样或相差不远约满足快乐，又予她正式名份，那就不怕管中邪再来作祟了。

项少龙叹道：「赢小姐试过在野外作战吗？」赢盈一呆道：「什么野外作战？」项少龙凑到她小耳旁，楷书她

耳珠轻柔地道：「就是在野外干在帐内的事。」赢盈立时面红及耳，低头猛摇。

项少龙故意逗她道：「小姐摇头是表示未试过还是不想试？」赢盈像火山爆发般纵体人怀，玉手楼上他颈子甜

笑道：「想试，但不要今天好吗？人家太困了……」项少龙一把搂住她动人的肉体，一手拿起随身酒袋，衔了一口

酒，低头吻在赢盈的香唇上，度了过去。赢盈娇喘细细，合作地喝下去，如此仰身喝酒并不容易，可真亏了她呢。

项少龙正要退兵时，给赢盈双手缠个瓜葛紧连，香信暗吐，反哺了半口酒过来。项少龙不由涌起销魂滋味，放开怀

抱，也运舌相迎，享受一番后，才与玉颊火烧的赢盈分了开来。项少龙轻轻的哼了一声，双手扼住赢盈粉嫩修长的

玉颈，两手一夹，压倒在草地上！

赢盈颤声道：「你……你要干什么？」项少龙伏身下去，按住赢盈的香肩，迫不及待地吻向少女那红嫩鲜艳的

樱唇。

赢盈下意识一躲闪，却被他就势吻在优美白嫩的细滑玉颈上。

项少龙闻着赢盈那独有的幽雅体香，看着她清秀脱俗又蕴含着淡淡的妩媚面容，长腿，翘臀，饱满的胸脯，如

此的妙龄少女，激起了项少龙高亢的兽欲，双手侵向赢盈丰满浮凸的小胸脯，沿着那诱人的曲线放肆的游走起来。

接着，项少龙的一双大手顺着赢盈的粉颈伸进了衣内，在赢盈那幽香暗溢的淡绿衣衫内肆意揉搓起来，触手处

那一寸寸娇嫩细滑的玉肌雪肤如丝绸般滑腻娇软。

隔着轻薄的抹胸，他淫亵地袭上赢盈那一双娇挺柔嫩的乳峰，肆意抚弄着、揉搓着……赢盈又羞又怕，双眸紧

闭，娇软的玉体轻轻反抗……但是此时的她又怎是项少龙的对手。很快项少龙淫邪的抚摸揉搓下，羞得小脸通红，

被项少龙那双肆意蹂躏的淫爪玩弄得一阵阵酥软。项少龙色色的看着赢盈娇柔的身体：乌黑柔顺的长发散乱在身后，

苗条修长的身段鲜嫩而柔软，但是冰清玉洁的肌肤现在却满是未消的吻痕。

项少龙的淫手按在赢盈高耸的乳峰上，轻薄地抚弄起来，肆意享用那一分诱人的绵软。突然想起赢盈在管中邪

身下的淫荡模样，心中无名火再起。愤怒地探出魔爪，抓向赢盈胸前淡绿的衣衫。男人疯狂起来的力量，又岂是赢

盈这刚从巫山回来的女子所能抗拒的。只听「咝、咝、咝」几声，赢盈身上的淡绿衣裙连同亵裤被项少龙一同粗暴

地撕剥下来，仅剩下一件雪白柔薄的抹胸还在勉强遮蔽着少女吻痕散布的胴体。

项少龙双臂制住赢盈的身体，魔爪绕到背后去一扯，赢盈身上最后一丝遮蔽终于也被除了下来，只见原本细嫩

柔滑的肌肤上青一道红一道的全是抓痕和赤印，精液和淫水从还处于红肿充血状态的蜜穴慢慢地倒涌出来，顺着她

的大腿流到地上。

她的双乳已经因为过度的刺激和蛮力的扭捏挤咬变了形状，比原来大了好多，上面红紫交加，齿印密布；乳头

也胀得好大颗，可爱的乳尖嫣红玉润、艳光四射，与周围那一圈粉红诱人、娇媚至极的淡淡乳晕配在一起，楚楚含

羞。整个身体彻底裸裎在眼前，在昏暗的月光下映射下，显得无助而凄艳，宛如一朵惨遭寒风摧残的雪莲，任人采

撷真是无一处不诱人。

被男人粗鲁而残忍地剥光了娇体，赢盈颤抖着樱唇更显楚楚动人，眼神里满是哀求，愈发激起项少龙的高涨欲

焰。项少龙探手擒住赢盈嫣红玉润的娇嫩乳尖，贪婪地揉捏玩弄起……随着乳峰上那娇嫩敏感的乳尖落入魔爪，赢

盈娇躯一颤，全身酥软下来。项少龙三下两下除掉自己的衣衫，右手搓着赢盈那雪白的高高翘起的美臀，左手尽情

搓揉赢盈丰润的乳房，揉弄着她鲜嫩可口，颤抖的粉红乳头。

他的下体紧贴着赢盈的股间不停的磨蹭，特别狰狞恐怖的超大伞状龟头从后面激烈磨擦赢盈颤抖的嫩唇，弄得

赢盈的娇躯不停的打颤。

「啊……」柔嫩鲜红的樱唇间禁不住发出一声羞涩地呻吟，双唇四处躲避，几经无力的挣紮，鲜嫩的红唇终于

被逮到。

赢盈的娇靥越来越红润，不但双唇被侵犯，连敏感的胸部也一刻不停地被搓揉玩弄。项少龙将嘴唇贴上赢盈的

红唇，激烈而贪婪地的吸允着。赢盈的抵抗渐渐减弱，不知不觉中已被压迫成完全顺从的状态。身体深处在羞耻中

渐渐崩溃。

赢盈紧闭双眸，美丽的睫毛微微颤抖，一点点张开樱唇，露出小巧的香舌。任由他贪婪地吸吮着自己柔软的舌

尖，赢盈颤抖着吞下项少龙移送过来的唾液。项少龙用自己的舌尖，肆意攻击着少女的香舌，赢盈不自觉呻吟出来，

好像全身的感觉都集中到舌头上似的。

赢盈的香舌被强烈吸引、交缠着，渐渐变成深吻，连甘甜的唾液都尽情吸取。

赢盈纤美修长、柔若无骨的美丽玉体在项少龙的身下兴奋地扭动、重压下越来越酸软无力。项少龙早已被赢盈

的诱人秀色刺激得两眼发红，他将赢盈强按在柔软的草地上，手从绝色丽人那柔软挺立的乳峰上滑落下来，顺着细

腻娇嫩的柔滑雪肌往下身抚去，越过平滑娇嫩的柔软小腹，手指就在仙子那纤软柔美的桃花源边缘淫邪地抚弄起来

……少女的细腰不知不觉的向上挺起，想逃避，却更加迎合了猥亵的玩弄。项少龙双手慢慢向桃花源侵入。在赢盈

那稀疏未成熟的阴毛遮盖下，两片粉红的阴唇珍珠般紧贴在一起，中间那细缝几近不见，要不是残留的精液，一点

也不像才被上过。

项少龙双手擘开两团阴唇，伸出手指在赢盈阴道内撩弄，弄得阴壁更加湿润起来。

项少龙得意道：「小淫妇，还表里不一，还说什么不要今天？让你常常什么事真正的快乐！」项少龙把赢盈抱

起来，用脚将赢盈修长的粉腿分开，双手紧捉着赢盈的屁股，把那鼓涨的龟头，对准着阴穴，超大伞状龟头抵着已

经湿淋淋的花苞开始用力，准预备雷霆一击，享受突破的快感。

「啊…啊……不要啊……不要……」赢盈全身颤抖，楚楚可怜地呻吟！

雪白无瑕的修长美腿不停颤抖。声音柔媚销魂，是男人听了都会更想很很蹂躏的声音。项少龙噗滋一声从背后

直插而入，柔软鲜嫩的肉壁紧紧的夹着并缠绕他的巨屌。赢盈的身体果然柔媚无双，多汁细滑，项少龙大呼爽快。

「不要啊……呜……啊…啊…会死…求求你……不要再干我了……呜呜…啊…啊…会死啊…求…求求你不要…

啊…啊…啊…啊…「赢盈白嫩的翘臀盈盈一握的小柳腰，被项少龙插得不由自主的摇摆起来！

「小淫女，你的屁股和腰都很会摇嘛……原来你这么欠干，夹的这么紧……被我干，爽不爽啊……干死你…干

死你…」「啊……啊……啊……求你…停下来……会死…啊……不要啊……呜呜…啊…啊…会死啊……啊…啊…「

赢盈纤细雪白的背像触电般激烈弓起，赢盈的阴道，是项少龙这辈子所遇见最为狭窄的一个，加上赢盈阴壁收缩，

夹得项少龙过瘾非凡，带来更大的压迫感。

每一次抽插，阴道肉壁紧紧咬着阴茎，只乐得项少龙眉开眼笑，口中发出如野兽般的嚎叫，不断地「噢…赢盈

…噢…宝贝…插死你……噢……插死你……」的狂叫，很很地把阴茎撞到花芯中，让两人的下胯每次也碰撞磨擦，

而阳具抽出阴道时，亦每一次都出「拔滋……拔滋……」的声响。

「嗯……唔……唔…啊……嗯……嗯…唔……」赢盈在强烈的刺激下，娇媚地浪叫起来。

「平常一副清纯模样……干起来还不是一直叫……被管中邪干得很爽吧……欠人干……干死你…干死你……」

赢盈不停的扭动腰肢，头也不停的摆动，使得齐腰的秀发也是不停的飘动，却是更加激起男人征服的欲望。

项少龙猛烈的插弄了数百下后，赢盈的屁股早被抓得留满了掌印。体力亦渐渐不支，双颊充红，目光散涣，几

近昏迷，就像迷失理性一般，又叫又喊，只晓得不住扭动，但口中仍不停喃喃叫道「不…啊……要……再插…求你

…插…啊…」项少龙刚才偷窥赢盈和管中邪偷情时已经刺激不小，这时再也忍不住，加快速度，猛烈插了数十下之

后，喉头出一连串野兽的嚎叫，「插死你，插死你……」龟头开始乱跳起来。大叫一声：「噢！」很很地把龟头已

一下子插到阴道的深处，喷出一大蓬浓浊的白液。

项少龙对赢盈又爱又恨，更是加大劲力，把精子喷得更远更深，直要把整个子宫填得江河满载，誓要令赢盈怀

有自己的骨肉。即使精液已倒灌得从阴道口中挤压了出来，项少龙的阴茎还像不停般一下一下的把精液源源不绝地

喷出。赢盈的子宫亦随着精液的喷出，相应地张开吸纳，将项少龙所有精液毫不遗留的接收，阴壁亦收缩蠕动，将

挤出外精液亦尽量吸运回来，直至项少龙阴茎收缩变软，子宫收缩，阴壁才停止了蠕动。经过了管中邪和项少龙先

后的蹂躏后，赢盈双乳、屁股早给抓得变型红肿，浓浊的精液亦不断从溃烂的阴户中流淌出来。

项少龙一放下手，赢盈再也支持不住，烂泥般倒在了地上。项少龙虽然已经射精，但肉棒却还没软下来。几乎

是不间断得又开始了对赢盈蜜穴的大举侵犯，同时双手用力，将她的乳房捏成了葫芦状，让赢盈忍不住又开始大声

浪叫起来。

像这样连续高强度的性爱极其厉害，普通一个女人根本是承受不住的，不过难得赢盈这样丰满、欲望极其强烈

的女人可以忍受这样疯狂的做爱，而且她也确实真正感受到真正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不过就算如此，赢盈也不堪

再来一次了，等项少龙刚享用完毕，整个人马上就昏了过去，项少龙抱着赢盈回到营帐，就枕着她的一对柔软的乳

房睡着了。

第三章

项少龙和管中邪约定了决斗日子，便骑马回府，刚到了都骑衙署门外，一骑横里冲出来，把他截着，原来是羸

盈，项少龙打量着她，只见她容包憔悴，显然昨晚没有睡好。

数月不见，她越发变得性感美貌，本已惊心动魄的诱人身材更丰满了，可见管中邪对她滋润有功。如果说嬴盈

的身材就有着诱人犯罪的潜质，那张精致无比的面容，更会让所有人正常的男人为之疯狂。有种将这女子按在身上

疯狂蹂躏，看着那张圣洁的面容上露出痛苦和愉悦交织，婉转呻吟的冲动。

如此距离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易若那诱人身材散发出来的诱惑力，尤其那若隐若现的清香，更是让项少龙忽然涌

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来。项少龙知道这段时间这千娇百媚的可人儿天天和管中邪绸缪缱绻难解难分，几乎每天晚上都

交缠在一起，每天被精液灌溉，夜夜娇吟不断，原本就天生媚骨的身子变得越发敏感娇媚。马上却又联想到假若这

天香国色的可人儿受了他本人的滋润后，又会是怎么一番情景呢？项少龙想到此处，不由心中一阵兴奋，合笑道：

「赢小姐你好！」嬴盈娇躯剧颤，手足无措地低垂俏脸，然后却又仰起俏脸往项少龙望来，劈头道：「少龙，我要

和你单独说几句话。」项少龙点头道：「好！我们到城外走走！」驰出城门，立即精神一振。

羸盈轻轻道：「项少龙！不要和中邪比武好吗？这半年来你在外朝夕奔波，中邪他却每天苦练剑法，每天都在

等待与你决定胜负的一日，你还妄想可稳胜他吗？」项少龙却知道他和管中邪已到了一山不能藏二虎、势难两立的

情况。嬴盈见他没有回应，软化下来，凄然道：「都是嬴盈不好，三心两意，难怪你这样对我。

这件事就当是我求你好吗？」项少龙肃容道：「嬴盈你最好理智一点，看清楚眼前残酷无情的现实，那并非只

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牵涉到大秦整个权力的斗争，假若你嫁了管中邪，你为管中邪所生的子女必无幸免之理。你

明白吗？」赢盈凄然道：「我知道他是在利用我，我已经决定答应杨端和的求婚了。」项少龙大感愕然，也放下了

心事。正准备送赢盈回城，却先被她拉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只见赢盈秀目射出惶然之色，香肩微颤，除下了外衣。细心的项少龙却发现赢盈的娇躯有些瘫软，似乎很是疲

惫。皱褶的亵衣内，胸口处隐隐可见淡青色的吻痕，半软的玉腿间似乎还有点点污浊的残迹。不禁心想，该不会是

才和管中邪欢好过吧？

估计他不在的日子里，赢盈每晚都会像妓女一样去管中邪的房间满足自己的肉欲吧？

想到这里，仿佛听到了赢盈那的撩人的嘶吟和呻吟求饶声、肉体「啪、啪」撞击的淫靡声浪，顿时心下大动。

虽明知此女非是能娶之女，但既知她是可采摘的花朵，又听过她放浪时的呼声，现在于触手可及的距离看她的隆胸

细腰，不由泛起非常刺激的感觉。尤其想到她是妩视媚行的惹火尤物，一颦一笑，都使人欲醉。这种至为刺激的感

觉，更使他难抵肉诱。现在只隔着薄如蝉翅的亵衣，已经快把持不住了，立时心中一荡，将赢盈光滑温暧的肉体滑

入了他怀里，享受这滑腻香软的女体黏贴磨擦的高度刺激。

项少龙情不自禁地把她拥紧，感受着她丰满动人的娇躯，面对着如花玉容，大感吃不消，低声道：「嬴小姐是

否想再来一次野战？」赢盈闻言不依的一阵扭动，顿时更令项少龙心生摇荡，此刻项少龙脑海中充满搂着她光滑柔

软的蛇腰那迷死人的感觉，忍不住凑过嘴去，饱尝向她朱唇索吻的滋味。而赢盈好像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毫不

迟疑的搂上了项少龙的脖子，微张的双唇主动找到他的嘴热烈的吻了起来。

「嗯……哦……少龙…噢……」此时听着赢盈的鼻中传出了低声的呻吟，项少龙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火热的搔

痒感，一直传遍全身。赢盈虽然已不是青涩之躯，但身体仍没走样，长身玉立，绰约曼妙，一身羊脂白玉，秀巧白

皙的柔荑，嫩滑昂挺的双峰，盈堪一握的细腰，修长雪白的大腿。正是一个女性最花样年华，好花盛放之时，充满

着诱惑及动人！

项少龙运力一勾，嬴盈娇呼一声，娇躯往他倒过来，高耸的胸脯立时毫无保留地贴上他宽敞的胸膛，甚至可以

清楚地感到赢盈曼妙的曲线。项少龙也不再忍了，突然扑到嬴盈，双手搂着她的蛮腰…在她的脸蛋、颈部、耳垂上

胡乱的亲吻起来，嬴盈被他弄的也有些冲动，开始还推了他几下但是没推动，后来也就放弃了抵抗，任凭这个心仪

的男人轻薄玩弄着。

渐渐的项少龙的手开始不老实了，从嬴盈的腰间摸到了胸部，随后发出赞叹声：「一手不能掌握，你发育的可

真好啊，是不是每天都被管中邪『浇水』啊……」嬴盈双手晤面并不答话，项少龙轻蔑一笑，三二下就脱光了自己

的衣服，像饿虎扑食一样压在了嬴盈的玉体上，用一只手抚摸着她的修长的美腿，随后一用力，很轻易的剥去了嬴

盈的亵衣，露出她嫩嫩的玉乳。

项少龙用双手紧紧抓住嬴盈的双手，将她骑在胯下，他的大肉棒早已经直挺挺的对准嬴盈的朱唇了。嬴盈好奇

的去看他的肉棒，他的肉棒跟管中邪的长度差不多，不过龟头好大，就像一个大蘑菇，还没来得及看完，项少龙的

大肉棒就已经顶到她的嘴边了。

项少龙把肉棒顶在嬴盈的嘴唇上用噌来噌去的，看嬴盈紧闭双唇不让他进去，就在嬴盈坚挺的乳头上一捏，嬴

盈实在忍不住叫出声来，项少龙的大龟头就趁机侵入到了嬴盈的嘴里，抽插了一会儿，张着嘴开始呻吟了，把嬴盈

的嘴已当成了他泄欲的工具。嬴盈显然也动了情，主动蹲在地上，双手扶在项少龙的腿上，脑袋埋在他的腿中间，

嘴里含着项少龙坚硬的鸡吧不停的吞吐。片刻后，嬴盈将手从腿上拿开，一只手托起项少龙的睾丸，另一只手握住

他的鸡吧，然后用舌头在项少龙的睾丸和龟头间来回舔食，还不时的将整个睾丸含进口里，看她熟练的程度，决不

是第一次这样为男人服务了。

「唔‥唔‥‥」嬴盈嘴里含着肉棍不时的吐出来用舌尖去舔上面的龟头，口水已经顺着项少龙的肉棍流了下来，

两个硕大的乳房悬在空中被项少龙的手把玩着。

他的阴茎又粗又长，合着嬴盈的口水闪闪发光。项少龙用手抓住嬴盈的头发，将嬴盈的头使劲的按向自己的跨

间，他粗大的阴茎深深的顶在嬴盈的喉咙里，满足的仰起头，蹲在他下面的嬴盈则发出干呕的声音，更多的口水顺

着嘴角流到了地上。

在嬴盈的嘴里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项少龙将她托着站起来，要开始干让他心动不已的肉穴了。嬴盈会意的脱去

自己的亵裤，她的肉穴早已淫水泛滥，流出的淫水将她的大腿打湿了一大片。项少龙伸手摸了摸嬴盈的肉穴，得意

的笑了笑，然后分开嬴盈的腿跨坐在自己身上，托着她的屁股，将自己的肉棍对准中间的肉洞干了进去。

「啊‥好粗，好长。」嬴盈发出一阵淫乱的呻吟项少龙抱着嬴盈的腰开始上下抽送，借着她的体重，每次插入

都直达嬴盈肉穴的最深处。干了上百下，项少龙抱着嬴盈站起来，开始更加大幅度的抽插，嬴盈小腿钩着项少龙的

腰，整个人悬在空中享受着他的每一次抽送。这样又抽送了百十下，项少龙又将嬴盈放回地面，嬴盈趴在地上，屁

股向后高高的翘起，等待着情郎的再一次插入。项少龙控制了一下情绪，重新站到嬴盈的屁股后面，将他的肉棍很

很的一插到底，手扶着嬴盈的腰，开始快速的抽送。

「动作这么熟练！管中邪那家夥没少干你呀！每天骑你多长时间？」努力的在嬴盈那雪白的身体上耕耘着，项

少龙有些气喘的揶揄道。

「才没有，他根本没你厉害。。啊‥好深，好爽。。啊！好人啊，用力！啊。。啊。。」嬴盈断断续续的回答

着，到最后却又变成了呻吟！见嬴盈如此，项少龙倒也不再继续发问，反而更加用力的冲击起来。

「啪‥啪‥啪‥啪‥」项少龙撞击嬴盈屁股的声音在旷野中格外响亮，而他当然不会顾及这么多，只是使劲的

抽送。

「啊‥‥」项少龙发出一声低沈的叫喊「干死你这个骚货」说着他发疯似的抱着嬴盈的屁股使劲抽送，最后将

自己的阴茎深深的插入嬴盈的阴道将他炙热的精液射进嬴盈的子宫，嬴盈也配合着使劲扭动自己的屁股，让他得到

完全的施放和满足。

项少龙足足射了有两分锺才将他的鸡吧从嬴盈的阴道中抽出，嬴盈的屁股依旧翘在空中。微微张开的阴唇里面

还盛满精液。项少龙捡起嬴盈的外裤让她擡腿穿上，当嬴盈站直身子的时候，体内的精液立即流出湿透了外裤。项

少龙将嬴盈的亵衣裤都留下来当成了战利品，接着他搂着嬴盈牵着马往城内走去，刚刚被剧烈的抽插，嬴盈走路都

有点发软，沾在大腿内侧的精液更是格外显眼。

项少龙一路抚摸着嬴盈的屁股和乳房，由于没有了亵衣裤，嬴盈巨大的奶子隔着外衣猛烈的晃动，项少龙还不

时的用手隔着衣服去拉扯突起的乳头，路上的人并不多，但即便有人经过项少龙也没有丝毫的收敛，有人时反而更

激起他淩辱嬴盈的心理，反正不是自己的女人。

到了王宫门口项少龙就自己回去了，嬴盈则没有直接进去，因为她现在这样子跟个妓女没有区别。她在地上找

了几片干净的落叶，一瘸一拐走到背街处，脱掉裤子将自己大腿内侧和阴道口的精液擦拭干净……

第四章

项少龙带着铁卫精英，循着之前派来雍都的暗探留下的讯息，终于找到管仲邪的隐密住处，项少龙做了个手势

让众铁卫将房屋四周包围住后，射出铁爪，悄无声息的潜进了管仲邪的住处。潜进院子里听见一间房间传出「啊…

…啊……啊……」的淫叫声，在寂静的夜晚中显得特别销魂，也特别浪，与之伴奏的是「啪啪」的皮肉击打声，回

荡在冷清清的屋子里，令人听得不禁火热起来。

项少龙慢慢向那间屋子潜去，从半掩的门缝内看了进去，里面的情景却令他为之一楞，半天才回过神来。。。

只见房内是浑身赤裸的管中邪，那高大而强壮的身躯正在用力的做着活塞运动，而在他的身下，却是一个对比起来

十分较小的女子。皮肤白皙无比，仿佛那白玉凝脂一般，曲线凹凸有致，一头如云瀑布的黑发散落在圆润的玉肩上，

更增添了几分诱惑之意。微微摇摆的翘臀，而那双修长笔直雪白无瑕的玉腿，此时正叉开着，紧紧的缠在管中邪的

腰上，一张精致无比却又带着无尽妩媚的脸上，挂着既是痛苦又是愉悦的神色，令人浴血沸腾的娇吟声断断续续的

从那一张不住张合的樱唇中溢出！

管中邪用力地抽插着，把女子捅得娇叫连连，浑圆的臀部随着他下身的顶撞而摆动着，两团如白玉般凝实的鸽

乳正如波浪般前后地摆荡。那张美丽熟悉的脸庞，却是赢盈，但此刻那张脸上所呈现的表情，却是项少龙从没见过

的陌生之色，只见她两眼翻白，畅美的哼声不绝于耳，唾液沿着嘴边滴下，任谁都可以一眼看出她正处于春情勃发

的状态。

项少龙立时一脚将房间门给踹开，冲了进去……管仲邪听见声响瞬时弹跳起来，却遭项少龙当头重击，昏迷过

去。赢盈也惊叫着抱起衣服，脸露惶恐之色。

几年没见，赢盈不但没见老，反而看起来更加年轻娇艳，越发变得性感美貌，胸脯胀鼓丰腴，非常诱人，腰肢

没有半点多余脂肪，白美的肌肤吹弹得破，白里透出娇艳的潮红，诱人至极，顿时涌起搂上手温存一下的冲动。看

戏看全套，项少龙惯性地目光下移，落在她傲然耸挺的酥胸上，比一般同年纪女孩丰满多了，透过衣服的空隙，充

血翘立起来的乳头又红又紫，在项少龙的目光下纤毫毕露。她被汗湿的秀发垂下来，仍未干透，隐隐约约可见雪白

修长的双腿间一片狼藉，大腿间明显还有碰撞造成的红肿。

身上隐隐传来充满肉欲的绯靡气味，就是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更是显得风情得很，看来赢盈是天天都爽得不

亦乐乎。嬴盈整块俏脸烧了起来，只见她面带红晕，嘴巴还在微微细细娇喘，大嗔道：「你在看什么？」项少龙一

激灵，想到铁卫暗探呈上的关于赢盈的密报，在加上现在亲眼所见，对赢盈的爱意依然消失无踪。不错，她是个大

美女，很正点！可是却同时喜欢自己和管中邪，而且似乎喜欢管中邪更多些。她在答应了和自己同房的同时又和管

中邪上床鬼混，总是在自己和管中邪之间漂浮不定，品尝男欢女爱滋味，是个水性扬花的荡妇，彻底的淫妇，骚媚

入骨，沈迷于肉体的享受。项少龙恨，恨他和自己约好的，还要提前和管中邪干。被捉奸在床。甚至赢盈是想和管

上完之后再跟自己干一次。而道歉时竟然还厚脸皮说婚前忍不住和管中邪发生关系。

向她求婚吧，竟然还不答应……说什么留点时间……你是想给你和管中邪留点偷欢的时间吧！项少龙心里明白，

赢盈的价值取向淫荡，哪个男的给她最大的性刺激，她就犯性瘾，一个连最基本准则都没有，被管中邪开发过后，

对于床事的开放程度被激发了出来，在床上的配合度是越来越高，她的放荡不值得同情，是一个被淫欲充斥了脑子，

渴望性戏的女人，渴望与男人进行盘肠大战，需要男人的慰藉和刺激，端的是淫荡无比。

本来田猎时，自己是有机会干到的，结果管中邪听到赢盈晚上约自己上床，马上第一时间插进去，抢先一步占

有了赢盈的身体，把赢盈干了，拔得头筹。其实，这事之后，自己作为一个穿越到古代的现代人是并不怎么介意的，

不管出于个人感情，还是帮助昌文兄弟对付吕不韦，自己还是想与赢盈发展的，怎奈想下手时却要奉命出国，不得

不作罢。对于爱上禁果的小女孩来说，想要抵抗这方面的欲望是很难的，这就致使自己不在秦国期间她很难抵抗管

中邪的诱惑与讨好逢迎，在肉体上予羸盈极大的满足和快乐，享尽温柔滋味，真的把这善变的荡女迷倒了，……而

从楚国回来后听到了赢盈终日与管中邪鬼混，这就对赢盈的心淡了下来。

到他俩再次欢好时，却是管中邪私心帮了忙，故意带赢盈去醉凤楼气自己，而直到此刻赢盈才知道，自己与管

中邪之间的仇怨有多大，对她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就是此时管中邪故意搂着赢盈灌酒，赢盈大窘之下怎都不依，

直到此时赢盈才能了解到许管中邪对她不是爱，只是发泄兽欲的工具，是个一点也不稀罕的，甘心被男人糟蹋的骚

货。

项少龙从情报里知道管中邪追求赢盈时各种手段无所不用，甚至在自己龟头上涂抹媚药来让赢盈发情。赢盈一

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哪知道什么利害关系，就造成了她对自己和管中邪两人的感情摇摆不定了。而田猎时却因管中邪

从中作梗，半路劫道抢先一步占有了赢盈的身体，虽然后来因昌平兄弟缘故，想通过鱼水之欢拿下赢盈，怎料世事

弄人，自己先一步出国了。

之后，管中邪乘机而入，对女人很有手段，就导致赢盈对管中邪越陷越深，不愿意管中邪从身体中抽出自己的

肉棒，与管中邪一直厮混奸淫。其实，项少龙心知赢盈心里最爱还是自己，肉体却深深沈醉于和管中邪的性爱与缠

绵。这是赤裸裸给自己一顶硕大的绿帽啊！

荡女终是荡女，贱货一个！她要是表明只拿自己当炮友还可以理解，因为开放的女郎都是这样的。但是她既然

表明喜欢自己，却又跟管仲邪缴在一起，那就明显是垃圾了。两人的没见几面，就就充满了男女肉体征战的味道，

已经和管中邪上床了，沦陷为管中邪泄欲的工具而不自知，就是一格肮脏的荡妇。甚至她和管中邪的时候已经不是

处女了，她以前也和很多男生欢好过，婚后还是放浪不羁，不知检点，多次与管偷情，就跟现在出轨的女子差不多。

只追求单纯的肉体欢乐，欲多于情。

就是个浪荡的货，她需的是肉欲刺激，被人一勾引就让干了。迷恋管中邪在肉体上予的极大的满足和快乐。所

以她在过管的能耐后，就此以身相许，次数多了就让诱人身材更丰满了。项少龙可以很简单的用个字来形容：胸大

无脑。若要强行代入感情去看这种淫浪女，只会被气得冒火。

此时，项少龙有开始痛恨管中邪了，他开始还是很喜欢赢盈的，但管中邪为了扳倒自己，诱惑赢盈玩弄她身体，

让她摇摆不定，就半推半就地放生关系。后来又在性方面给了赢盈很大的享受，对她滋润有功，让赢盈沈溺其中了。

但是自始至终，管中邪对赢盈没有丝毫感情，有的只是肉欲，只是把她当慰安妇，根本没有收入私房的打算……田

猎管中邪应该知道项少龙在帐外偷看，故意当着项少龙的面打入赢盈子宫，很很淩辱赢盈，让赢盈迷失在他非人的

体力和性刺激上。于是赢盈犯了性瘾，而且管体力惊人，天天让赢盈在他胯下挣紮，给赢盈的性刺激太强烈、太暴

力了，难得她这样欲望极其强烈的女人可以忍受这样疯狂的做爱，也幸亏她的子宫够厚够结实，要不然洞洞早就被

管捅穿了。

这让赢盈深陷管的性瘾中不能自拔，甚至婚后还是戒除不了，硬生生把赢盈泡成了荡妇，一直陶醉在管给她的

性刺激里，迷恋他的性能力，不能自拔。管中邪已经完了，而赢盈的善变也已经激不起自己的爱了。。。想到此处，

项少龙扭头朝屋外走去。

这时门外的铁卫听见里面许久没有动静，一起冲进了大院，却见见项少龙脸色铁青从房内出来，随即衣衫不整

的赢盈也追了出来，众铁卫了然地对视一眼，立马目不斜视的警戒着房间的动静。项少龙召了几个铁卫进去，让他

们将管仲邪押出城去后，也不管赢盈，径直带着众铁卫将房子放火烧掉后离去。

第五章

雍都城大郑宫里，嫪毐侍候朱姬睡下后，独自一人在房里喝着闷酒。这几日吕不韦被杀、项少龙远遁关外；自

己则小心翼翼的躲在朱姬身旁，不敢离开半步。

可自项少龙离开后，朱姬的情绪一直很差，但是为了保命自己只能逆来顺受，只是可怜了小弟，已经好几天不

闻腥味了。宫中的侍女嫪毐是不敢动的。

这时新收的贴身侍卫蒋离给嫪毐出了个主意。现在雍都聚集了秦国的王公贵胄和各国的使节，想来美女一定也

不少，所以蒋离让嫪毐化妆出宫去，凭嫪毐的本事还不是手到擒来。

嫪毐心里一动，想到了一个人，遂与蒋离二人化妆出宫……很显然，和管中邪最后一次欢好后，赢盈这几日心

情也很郁闷，换了身衣服，不再是长裙，反而是战士标准的皮质劲甲，尽管如此，那诱人的身材依旧展露无疑，反

而更具备了一种别样的魅力。她仗着自己的身份也没人敢惹，索性在醉凤楼一杯接一杯，直接醉倒在桌上。

雍都一座普通民宅里。

赢盈身上被脱得只剩亵衣亵裤靠在一名半裸男子身上，肌肤紧贴，一只从腋下穿出的手隔着亵衣紧紧压着赢盈

坚实饱满的乳房，把雪白丰乳压成了圆润的扁球形。

肥大恶心的舌头不停的舔着赢盈被酒精红晕的娇嫩脸颊，以及有着完美弧线的下颚；另一名男子将手放在赢盈

那片雪白光润，娇嫩如凝脂似的圆润大腿上，沿着大腿内侧来回抚摸，颀长的一双玉腿微分着弯成弓形蹬在地板上。

还不时的隔着亵裤轻揉着赢盈的小屄，让赢盈皱着眉头「嗯」的轻轻呻吟了一声。仔细一看，这两人竟是嫪毐和他

的侍卫蒋离。

过了一会见赢盈没有反应，嫪毐更加大胆起来，趴在赢盈的跨下，伸出舌头隔着亵裤舔弄赢盈的小屄，并用手

指在阴蒂的位置轻轻的揉动，不一会儿赢盈的亵裤便湿了一片。赢盈身后的蒋离早已将赢盈上身的亵衣除去，用双

手大力搓揉着赢盈粉嫩的乳房，大嘴吸啜着赢盈的耳垂。这时嫪毐也将赢盈潮湿的亵裤脱掉，把赢盈两片饱满光洁

没有一丝瑕疵的雪白臀肉一半压在床沿上。

就在赢盈白晰的臀肉下，压着嫪毐的一只手，可以清晰看见他五只短粗的手指正很很抓捏着，陷入了赢盈的臀

肉；而在赢盈腿间，可以勉强看见她那贲起的饱满阴阜上正泛着水光，两只手指搓揉着赢盈的阴蒂，而那粉嫩的小

屄正被嫪毐短粗的中指侵入，在那海绵嫩肉中抠挖进出。

「啊……不……嗯……不要呀……」赢盈下意识的呻吟出声，小手无力的推着蒋离的揉捏双峰的大手，双腿不

断夹着嫪毐的手，半晌，赢盈身体一阵轻颤，达到了一次小高潮。

蒋离将赢盈扶躺在床上，抓着赢盈的头想将鸡巴插入赢盈微张的双唇，赢盈像有所觉得紧闭双唇；嫪毐灵敏的

捕捉到赢盈紧闭的双眼睫毛快速的眨了几下，嫪毐邪邪一笑，用眼神向蒋离示意退后，一手紧紧压住赢盈平滑的腹

部，另一手把中指没入赢盈的小穴中，立时加大了力道，把他短粗的手指开始猛烈的在赢盈的嫩穴中抽动。赢盈紧

闭着双唇，从鼻子哼了几声，睫毛眨动的更频繁。

「嘿嘿……我让你装醉，老子早就想上你了，要不是有昌平君他们护着，老子早就把你给干了，哼！现在你终

于落在我手里了，在不睁开眼睛老子就插进去了。」说着从赢盈的嫩穴中抽出了满是晶莹淫液的手指，将龟头插入

赢盈的小屄半寸，吓得赢盈赶紧睁开眼睛开口求饶：「不要啊……放了我吧……」「这小妞，不好好干了她还真是

可惜了，啧啧！那两条长腿，都够玩上一个晚上了！」嫪毐看赢盈不再装了，拔出龟头，伸出双手她两个饱满乳球

上大力的揉搓，在赢盈雪白的双峰留下深深的抓痕。两条雪白的大腿和丰满雪白的臀肉也轻轻摇荡，一旁的蒋离看

着赢盈深深乳沟，两个肉球也更是被挤弄得滚来滚去，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上面粉嫩挺立的乳头诱人的颤抖着。心下

大动，鶏巴开始充血。正要上去分一杯羹，却被嫪毐拦住，示意蒋离等一下；只见嫪毐从一旁的衣衫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一粒红色药丸。

「这是」玉女丹「，世上仅此一颗，服用之后身体会彻底被肉欲所左右……」喂赢盈吃下后，拉着蒋离坐在一

旁等着药效发作。半晌，只见赢盈的美丽的胴体绯红，眼角眉梢尽含春，娇媚得可以滴出水来，此刻赢盈的表情完

完全全丧失了羞耻心，似乎沦为一个彻彻底底只知服侍男人和欲望的下贱妓女，尽情地享受性爱的欢愉，摇摆着那

艳光四射的雪白胴体药物已经开始起了作用了。

「大人，时间差不多了，请大人享用。。。」蒋离说完退到一边。

嫪毐听了此话，也不多说，低声咆吼着，两手在赢盈柔嫩的肌肤紧紧陷入，仿佛要掐断她的腰身，赢盈在这股

大力之下，发出似是痛苦却又满意狂喜的叫声，整个身子完全弓了起来，嫪毐那根巨棒就像一条黝黑的手臂，直挺

挺的插在她雪白的屁股中。

赢盈的圆臀左摇右摆，却被肉茎钉在半空，整个圆臀完整地悬在空中，两条傲人的雪白修长玉腿间，一根粗红

狰狞的肉棒正犹如铁住，不住深深没入艳丽的花谷，衬着嬴盈白嫩的美臀，异常的醒目。

一具近乎完美的女体正放浪地骑在男人身上，狂野地摆动她那纤细的腰肢，甩着一头纤秀的发丝，两腿修长也

蹦得笔直，用她曼妙动人曲线的娇躯让男人发泄兽欲，还被迫服下春药来满足嫪毐的变态心理。胯下那昂首怒立的

粗长巨龙湿淋淋的沾满了嬴盈娇艳水穴中的淫液，马眼上还微微吐着乳白浓稠的分泌物。不知情的人会认为那是个

淫荡的妓女，哪里知道居然是他们的公主啊。。。但这时的赢盈哪管得了这些，伸出纤纤玉手握住那湿漉漉的阴茎

抵住她湿热的穴口说道：「不要停……用力……啊……继续干我……」嫪毐邪笑着翻过嬴盈软瘫的身躯压在身下，

慢条斯理地用硕大的龟头抵住滴水的花穴口，不断摩擦着两片粉嫩贝肉前端的血红珍珠，充血肿胀的娇花还在轻轻

收缩颤动着，邪恶的说：

「那如果今天把你干怀孕了也没有关系吗？」嬴盈点着头红着脸说道：「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停下来…

…」说着主动地用她那白嫩圆翘玉股间的诱人禁地迎合着男人的侵袭，失神地呻吟着，整个场面淫乱非常。

嫪毐表情有点阴险的说道：「是你自己说的，事后别怪我把你肚子搞大！我要插进你子宫里干你，一定会干大

你的肚子！」「如……如果你很厉害……塞得我够深……就算弄大了我的肚子……也不要紧……」嫪毐脸上露出阴

谋得逞的奸狡笑容，把嬴盈抱起来让她撅着屁股趴在床上像母狗一样，他一个缩臀挺腰，血脉尽现的巨大阳茎瞬间

好像一根粗长的铁棍凶猛狂野地冲进她紧窄娇嫩的甬道内，重重顶进了她最深处的柔嫩蕊心，「啊……」赢盈还没

反应过来，激烈的弓起了细腰。

接着嬴盈的屁股如电动马达般有点发很地快速抽动肏着嬴盈的小穴，嬴盈的眼神满溢着原始肉欲，像是一头发

情中的母兽，除了发出淫荡的叫声已经抗拒不了身体的反应了，只要嫪毐能继续干她，她似乎什么都能答应。

只见嬴盈丰满雪白的身躯被嫪毐压在床上狂干着，那粗大的鸡巴在嬴盈娇嫩紧凑的小穴里抽插着、搅弄着，弄

得她胯下一塌糊涂，阴毛被淫水黏在阴唇上。

「啊……啊……你把我干死算了……奸死我吧……啊……不要拔出来……继续干我……」随着两人下体冲撞的

「啪啪」声不绝于耳，嫪毐也性奋地喘着粗气说：

「不拔出来就会射在你里面，把你肚子弄大了，生出个孩子来怎么办？」「啊……」嬴盈在春药的影响下疯狂

地扭动腰肢，迎接大哥剧烈的抽插，咬紧的牙关像动物一样低声嘶叫，弓起腰肢像任何一只极其亢奋的母兽娇喘着

说：

「不要紧……你就射在我里面……能搞大我肚子……啊……就搞大我肚子……我替你生孩子……啊……射破我

的子宫……」嫪毐没想到赢盈竟然在自己胯下说出这种有如荡妇般的话。顿时也忍不住了，黑色粗腰往可瑜翘起来

的雪白屁股猛然凑合，嬴盈也声音高亢到了极点，可想而知他俩接合之处必然是紧密得水泄不通。

一阵急遽的动作、尽情的呐喊、激烈的震颤、连续的抽搐……「嗯……啊……」高叫的娇媚之声在屋子中回荡

着……蒋离站在旁边，看着嫪毐的粗壮鸡巴一抖一抖的将精液全射进嬴盈的子宫里。一股股微黄的黏黏的精液从嫪

毐的肉茎和嬴盈两瓣微微红肿的蜜唇间不断流出来，再也忍不住了，兴奋地上前接过赢盈，套弄着鸡巴就提枪上马。

把赢盈那傲人修长的玉腿分开，使她整个身体成了「Y 」型，直上直下地大力干着赢盈。只见赢盈被操得粉嫩的阴

蒂充血胀大，阴户大开，整个阴部湿成一片，每次抽插都伴随着里面的腔肉翻出来。

已经被他干到双眼翻白、浑身乱颤，显然又被操上高潮了，而随着那粉嫩的阴户一缩一缩，只见到一股又一股

浓稠的白色液体沿着她的桃花洞口溢了出来。

只见赢盈无力地瘫软在蒋离怀抱里喘息着，平坦的小腹、挺拔的美乳、丰满的屁股、光滑的后背，都浮着一层

薄薄的汗珠，浑浊的污秽液体不停地从她的蜜穴中流淌出来，沾得大腿内侧到处都是，证明她已经被男人内射了数

次，这是嫪毐和蒋离的战果。

第六章

接下来数天，民宅成了嫪毐和蒋离奸淫赢盈的大本营，他们两个人轮流享用赢盈那丰满的肉体，赢盈时而跪在

男人腿间为他吹箫，时而背对窗户或者面对窗户，跨坐在男人阳具上不停扭动着身体。刚开始他们射精都射在赢盈

肚子里，后来他们更多的将精液射在她的嘴里，有时还是在她脸上和乳房上，赢盈身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他们随意喷

射的地点，地上到处是一滩滩的黏稠液体，分不清到底是精液还是淫水。

赢盈全身到处都糊满精斑，乾掉的、新鲜的混在一起发出阵阵异味，尤其是小穴和脸上，更是被精液喷射得满

满的，美丽的秀发也掺杂了不少；圆润丰满的大奶子上满是齿痕跟口水，两粒可爱的乳头早已被咬得通红发胀，甚

至有点小血流出来。大腿处更是长时间的不能干燥，常常是上次的还没挥发后面的又重新覆盖。汗水与精液沾在一

起。肚子里容纳不下的精液从阴道流出，平时走路、坐下、睡觉或压了下肚子，也会有精液从阴道留出，粘在大腿

上。

嫪毐和蒋离休息的时候，赢盈就用充满腥臭精液的双手，抠弄不断流出精液的阴穴。她已经在媚药和肉欲的支

配下成了一个需索无度的荡女。

今天，嫪毐决定起兵对抗嬴政，福祸难料，他打算在出发前再好好享受一次这个可人儿。特意让赢盈好好洗了

个澡。

赢盈出浴了，那完美无瑕的身体赤裸裸的展现在嫪毐眼前，面容春光焕发，皮肤愈发滑腻有弹性，原本就越益

丰满的乳房更是隐隐有加大的趋势，臀部也变得愈加挺翘，眉宇间隐隐透露出一丝成熟女人的妩媚，明显就是饱受

男性滋润。

肌肤如雪滑的腻脂般的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腿暴露无遗，而且只要她微微分开大腿，那诱人的黑色丛林就隐约可

见，那白嫩的胴体因为刚洗完澡隐隐泛出淡淡红晕，更显得人比花娇，艳润欲滴，就连嫪毐也看呆了，鼻血都差点

流出来了。

嫪毐一只手五指仅仅住抓着赢盈滑如凝脂的饱满的乳房，嫩玉般圆挺的乳房在男人的揉捏下开始涨大，淡红色

的乳头也渐渐硬挺，另一只手拉起赢盈纤葱般柔白细嫩的玉手套弄他那昂藏的巨龙。只见嫪毐的两手不停地在赢盈

娇嫩的酥胸做着淫秽的摸乳动作，赢盈被他弄得脸颊泛红、媚眼微张，红润的香唇微启，眼里充满了对肉体的欲望，

希望有人把她就地正法。

嫪毐揉弄了一阵子后，手拉着赢盈紧握住肉棒的那只手，引导着她把那邪恶的凶器渐渐移到她那如玉般的胯下

去，然后掰开她两条白嫩的长腿，两条雪白美腿间，隐隐可以看到那暴着青筋的粗黑阴茎上的巨大龟头正靠着可赢

盈软滑的阴唇一下下搓擦。

赢盈也不由将双腿夹得更紧，水汪汪的眼眸中散发出火般的骚情，「嗯……嗯……嗯……「娇嗲的呻吟随着急

促的呼吸从她的小嘴内喷出来。

嫪毐的身体和可瑜的身体渐渐越靠越近，紧接着赢盈的臀部和嫪毐的屁股之间不留丝毫缝隙。

突然赢盈倒吸了一口气：「啊啊啊……好痛啊……啊……疼……轻点……」赢盈连续传出颤抖的声音向嫪毐求

饶着。

赢盈用观音坐莲的姿势被嫪毐操弄着，「啊」了一声便全身发颤，红唇微张渐渐开始低声轻吟，她没有大声发

出淫秽的浪叫，但交合处肉与肉的撞击，以及阳具插穴的淫水溢溅声，却编织成动人的乐章渐渐充斥满整个房间。

嫪毐下体开始重重地抽动，伴随着赢盈的低吟继续肆虐，慢慢地嫪毐将赢盈雪白的双脚环住他的腰后，起屁股

开始下下到底的猛插，嫪毐的龟头在那层层嫩滑的褶皱中进出，晶莹的淫水经过连续的肉体摩擦变成了白色泡沫，

混杂着还未变成泡沫的液体四处飞溅，黏在他小腹上、阴毛上、阴囊上，还有赢盈那雪白的屁股上。

赢盈被他干得有些歇斯底里，语无伦次的乱叫着：「好哥哥……亲哥哥……大鸡巴哥哥……我好舒服……快…

…快……用力干我……肏我……我要快乐，我喜欢你肏我……「屋内渐渐燥热，赢盈诱人的体香随汗散发，嫪毐的

身子紧贴住她动人的玉体挺动着腰部。只见赢盈大力喘气着，用胯下淫秽的美穴紧紧夹住嫪毐插入的肉茎，那倒钩

的龟头肉沟借着润滑的淫水来回抽插着可瑜饱满紧嫩的小穴，一进一出的冲击着赢盈的神经。

赢盈云鬓散乱、红唇微启，着实引诱人，嫪毐挑逗道：「小骚妇，你想必已经怀孕了，可愿意给本侯生个儿子

……」赢盈看起来像要晕了，满脸通红的娇喘着，双手紧环着嫪毐的肩膀应道：

「嗯……我……我愿意。」嫪毐听到赢盈这么淫荡的答案，更是猛力地抽插，让赢盈穴口两片嫩细的阴唇随着

他的抽插而翻进翻出，刺激得赢盈全身痉挛。

嫪毐趴伏在赢盈身上，胸膛压紧她柔软的乳房，手从她背后托起浑圆的屁股用力掰开，阴茎拚命插入，没有什

么九浅一深，没有什么引诱插法，只有被兽性支配的激烈地全根没入的活塞运动，赢盈的呻吟越来越短促，看来她

的快感也要到达顶峰了。只见嫪毐的臀部抽搐着剧烈地挺动，让他的阳具猛烈地撞击赢盈的花心，而赢盈小穴内突

然大量热乎乎的淫水急泄而出，也拚命？挺臀部迎合赢盈最后的冲刺。

终于，当赢盈的尖叫变成最高音再嘎然而止时，嫪毐快感似乎也已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

只见赢盈收紧小腹、挺起细腰，屁股极力扭动想躲开嫪毐龟头的伐挞，但是却遇到嫪毐双手的阻拦。

嫪毐用力地捏住赢盈的雪臀，阴茎插入她阴道深处，小腹贴着她的身子，接着「噗滋」一声，一股股滚烫的精

液犹如子弹一般喷出，射在赢盈正在剧烈收缩着的子宫口，赢盈似乎也深深感受到这股强劲的热流尖叫起来：「啊

……啊……可以……可以啊……「赢盈在这般猛烈的奸淫后软瘫了下去，而嫪毐也全身颤抖起来，相信他每抽搐一

下，便代表有一波精液灌注入赢盈的体内深处。

嫪毐连续抽搐了七、八下才精疲力尽地停下，地上两人那毛茸茸的交接处立刻也冒出半透明的精液。

几日后，秦王赢政登基，隔日嫪毐被赢政下令车裂于市，嫪毐的两个儿子被活活烧死；太后朱姬被押回咸阳，

据说，被软禁在秦王寝宫的一间密室。而被嫪毐喂了春药的赢盈，自那日后便在没出现在大秦的国土过了，昌平君

兄弟动用了无限的人力物力却还是一无所获，直到……几个月后，边关乌家分号收到秦王赢政派人送来的巨大木箱，

让乌家的人捎回塞外乌家牧场，说是给项少龙的礼物，至于里面的东西，却从来不曾出现在隐龙院过，对世人来说，

一直是个谜。

【完】